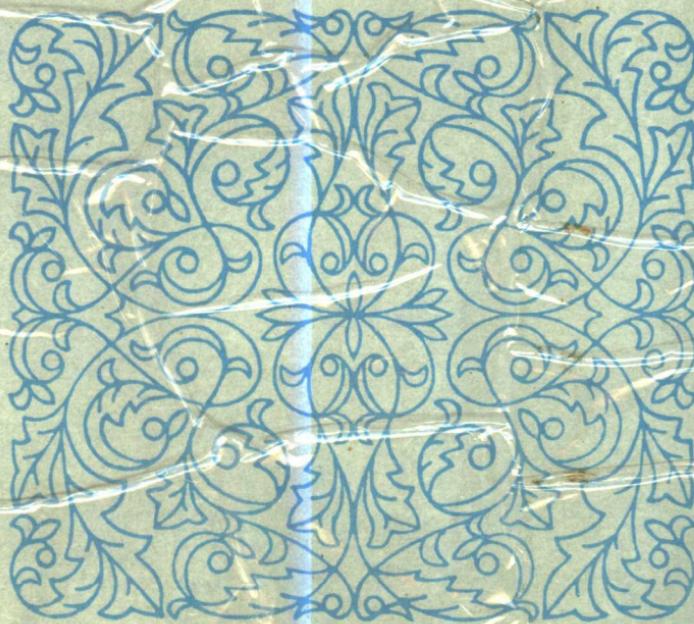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 •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 ·

哲學·宗教類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生之原理

唯生論 上

陳立夫著  
抱恨生著

上海書店

陳立夫著

# 生之

## 原

## 理

本書據正中書局1944年版影印

## 自序

當全世界烽火瀕天的時候，這本書出而問世，作者四顧國家的環境，瞻望人類的前途，希望愈殷，隱憂亦切。此次戰禍蔓延之廣，流血之多，犧牲之大，可謂空前未有。戰爭畢竟是殘酷的，大破壞後縱然有復興的努力，畢竟較之和平中的進展是不經濟的，這使每一個愛和平、愛正義的人不能不竭其思慮以探尋禍患的根源，更要研討究竟在人性的深處，有無可以永遠杜絕戰爭的端倪之可能性存在。作者以為這是當前最大多數人類的共同要求。關於解決這一問題的任何最小貢獻，將是對人類的最永久的貢獻。

作者深信全面的進化是人類生存的安全保障，共同的生存是人類進化的中心標的，唯有在全世界人類能共生、共存的條件之下，才有共同而迅速進化的可能。至於局部的獨生、獨存，祇是全面進化的障礙，永久和平的威脅。集體中有不和不平的因素存在，和平的基礎是無法鞏固的，戰爭的禍患是不能杜絕的，所以一國父孫先生昭示吾人，以「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互助」為人類進化的原則，「服務」為人生的目的，確是人類最高智慧的啓示，而他的世界大同的思想，更給予我們愛好和平者以無限光明的展望與鼓勵。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四萬五千多萬的民衆，從遠古到今天，經歷了無數的艱辛挫折，在許多古老的文

化音沉響絕以後，她巍然獨峙，困難中能支柱，破壞後能復興。文化內容經歷的變故愈多，愈形豐富，民族的蕃衍接觸的範圍愈廣，愈見昌大。作者相信這決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值得中國和世界的學人之注意與探究的。特別是中國的與滅國、繼絕世、民胞物與、天下爲公的世界觀，與夫大剛中正的民族精神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國民道德所表現於愛和平的心理，求共生、共存、共進化的大同理想之實現等等偉大的道理，作者相信是可能從其中探究而獲得的。

本於這種信念和願望，由於這種鼓勵和要求，作者所以不揣謬陋，寫成這一部生之原理，以披露其一點探究之所得，即作爲拙著《唯生論》下冊的代替，藉以答謝各方面讀者督促的盛意，同時期待海內外學人的指示與教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工程師節吳興陳立夫序於陪都

# 目次

第一部 宇宙論	一
第一 紹論	一
第二 節 論宇宙之變化大流	一
第二 節 哲學之起源及其目的	一
第二章 本體論之問題	一
第一 節 生元之本體及其與現象之關係	一
第二 節 生元之性質及精神物質之交涵	一
第三 節 生元爲一爲多問題之解決	一
第四 節 結論	一
第三章 宇宙之形成	一
第一 節 時間空間之說明	一
第二 節 宇宙動態之說明	一

產之原論

第三節 宇宙之進化及各種存在之形成	二
第四章 存在之意義及存在之原理	五二
第一節 存在之意義	五七
第二節 存在萬殊之說明	六四
第三節 個別生命過程之七階段	六八
第四節 各存在間所表現之普遍關係	七一
第五節 個體存在之求存及如何得存	七四
第五章 無生物生物與人之差別	八一
第一節 存在之高低及無生物與生物之差別	八一
第二節 人與其他動物之根本差別——人在宇宙之地位	九一
第三節 以上三章之結論	一〇三
第二部 人生論	一〇七
第一章 人生之目的	一〇八
第二章 道德之修養	一三三

第三章 生命之原動力——誠 一四六

第四章 成己成物之階段 一六二

第五章 中庸之道 一七二

第六章 五倫之教 一七九

第七章 人生之價值 一八九

第三部 民生論

第一章 歷史進化之動力與民生史觀 一九七

第二章 民生之義諦 二一八

第三章 人文之意義與價值 二三四

第四章 政治在文化中之地位及政治之進化 二四五

第五章 人類社會進化之階段及大同社會之理想 二五八

第六章 到大同之世之路——和平之實現 二七二

第七章 中國文化之特質及其對於世界文化之意義 二七九

結論

# 第一部 宇宙論

## 第一章 導論

### 第一節 論宇宙之變化大流

易其至矣乎！

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這是孔子贊易繫易的幾句話，把易經一部書的道理，都包括在內，是不待說的。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自伏羲以至孔子，對於宇宙本體的認識，就是「變動」的，是「周流」的。如何「變動？」如何「周流？」就是「生生」不已的。如何「生生」不已？就是陰變動爲陽，陽變動爲陰。陰陽兩股大流交互變動周流於宇宙六合之中，古去今來，循環不已。因宇宙之本體，是變動周流不息的，所以宇宙的生生之道，亦是變動周流不

息的。這種陰陽交流的變化，由畫而成卦，由卦而爲爻，而八，而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其生生不已的方式，雖猶未能以現代自然科學之原理爲之說明其盡合，然其不以宇宙本體爲固定不變之物質，則至爲明顯，所以詩經上說：「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即是舉常人所見如山之高，川之深，視爲不變的，其實都是無日不在變動潮流之中。

又如法眼禪師有一首長短句小詩：「天左旋，地右旋，古往今來經幾偏。金烏飛，玉兔走，方才出海門，又落背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他作此詩之本意何在，我們今可不管。但是獨覺這詩最善於表狀我們當前所見的宇宙是怎樣一回事。

原來我們睜目一看，便見日往月來，雲行雨施，水流花放，一切都在動轉變化的過程中。森羅的萬象布列在無窮的空間，萬象復交相代替於無窮的時間。經過無窮的時間，滄海變田，田變海，有民族的興亡，有物種的變異，有星球的毀滅；更不須說人的生死，花的開謝，而且即在極短的時間亦可分爲無窮的剎那。前一剎那的我，不是後一剎那的我，邵康節說得好：「昔日所云我，今朝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作後來誰？」轉瞬之間，我的眼之細胞已可謂經了無窮的生死。宇宙是什麼？<sup>？</sup>上說：「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上下四方是空間的三進向，往古來今是時間的第四進向。宇宙原是時空的配合。空間似乎是靜靜的停在那兒，然而時間通過了空間，空間便再也不能安靜。時空不相離，時間變，而空間中萬物之位置變；萬物改移其位置而相摩相蕩，於是易性改質，或存或亡，化爲異物。時間好比迎新送舊的魔鬼，它的本性便是變，它不能不變。時間變而空間中萬物隨之變。於是

由時間之以變爲本性，可以進而說整個的宇宙亦以變爲本性。我們說整個的宇宙即是一變化的宇宙，這似乎  
是任何人，從他日常所見的宇宙萬象之變化中，便可以推知的。

然而人類是好問的動物。人可以問：我們所見的宇宙固然是變化無常，都無暫住，但是我們所見的宇宙是  
何等的有限。地球只是太空之一微塵。科學家會說過：我們晚上所見的星雲，其最遠者爲仙女座星雲，距離吾人  
有八十萬光年之遠；而由 Hugle 氏所發現者，則爲五萬萬光年，但須用望遠鏡去觀察。（距地球九千多萬英里  
的日光，到地球只須八分鐘。）我們所見的世界，固然無不皆變；但焉知在此無窮的宇宙中，不有一世界，其中一  
切萬物均秩序井然的布列，永無變化？也許在我們晚上所見的星雲之外，真有那樣一世界，其中真是花長好、月  
長圓、人長壽，不像我們的世界之有花殘月缺、人去黃泉的事，也說不定。這樣，如果說整個宇宙是一變化的宇宙，  
不是算不住了嗎？

對於這種疑問，是很容易答復的：那樣的世界在現實的宇宙中決不會有。在現實的宇宙中，縱然有一處花  
長好、花的芳香前後必不同，縱然有一處月長圓，月的光輝之放射仍是新新不已；縱然有一處人長壽，人之意趣  
仍然刻刻不同。因為那兒仍不能沒有時間，時間的過去、未來、現在終是不同的。假如有人說：那兒雖有時間而並  
不作用於空間，使物在空間發生位置之變異等等；則那樣死的世界，也不能在此現時的宇宙中存在。因為此現  
實宇宙原來是處處交相影響的。任何空間之一變動，均影響到其他空間。所以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八十萬光年

外星球之光，會射到我們之眼簾。宇宙間只要有一物有變動，則他物無不因之而動。所以只要你承認我們所見之世界是變化的，你即須承認隸屬於同一空間中之任何世界也是有變化的。你不能假設在你晚上所見之星雲世界以外有一不變之世界，你必須徹底的相信此整個之宇宙是一「變化」瀰淪的宇宙。

你必須徹底的相信此整個的宇宙是一「變化」瀰淪的宇宙，你必須視此整個的宇宙為一無窮無盡的變化之大流，你必須視此無窮無盡的變化之大流為一無始終、無外內之大流。

你不能說此整個宇宙變化之大流開始於一不變之時，你不能假想此宇宙之歷史是從某一時開始，你不能視宇宙的歷史之展開如銀幕之映出電影像，銀幕那樣最初是靜的、不動的；因為如果宇宙以前並無任何變動，我們將不了解後來何以有動、不動之因，何以能生動之果？同樣，你也不能說宇宙有一天會永久停止動，因為我們不能了解動的宇宙如何會終於不動，動之因，何以會生永久不動之果？

你也不能說此整個宇宙變化之大流外面，尚包裹着有一不變之河道，或設想宇宙變化之大流外，尚有一不變之殼；因為我們不了解有任何包裹變化之流的河道或殼，能不因其中所包裹着變化之流的變動不居而受影響而隨之變化同様，你也不能說此宇宙變化之流中有不變之核；因為我們也不了解有任何為變化之流所包裹之核，能不因其外圍變化之流的變動不居而受影響而隨之變化。

所以我們只能視此整個宇宙變化之大流為一無始終、無內外之大流。如果有始，始於變化；如果有終，終於

變化；如果有內外，其內外仍隸屬同一之變化大流。我們必須破除淨盡宇宙中有任何不變成分之觀念，才能逐漸認識宇宙是個活物，有朝一日才能真建設一活的人生、活的社會。這是我們所以要反覆說明這一點的原因。所以繫辭傳說：「易廣矣大矣。」又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我們說整個宇宙是一無始終內外之變化大流，充塞天地，唯此相續不已、綿亘不斷、無盡無限之變化大流，其中無絕對不變之物，但這都是就現實的宇宙之現象上說。有人也許要問道：「現象界誠然一切皆變化；但是我們可以說，在整個的現象界之外，尚有一不變之本體或常住之神，為一切變化的現象所自生。如果我們承認有此本體或神，則包括超現象界與現象界而言，我們仍可說宇宙有不變者。變化之原理便不是最高之原理！」

誠然，我們所謂此整個現實的宇宙，乃是在所謂時間空間系統中的宇宙。在此時空系統的宇宙外，是否尚有一宇宙或境界，其中無所謂時間以至無所謂空間，誠然是難以斷定的事。如許多宗教家或神祕主義者，都說他們曾證到一境界，其中沒有任何變化，圓明寂靜，全是一片靈光。也許時間空間真是如康德等所說，只是我們認識之主觀的範疇，有如我們所帶之眼鏡，我們只能通過此眼鏡去看萬象，所以總覺萬象均在時空中。由我們之自時間的眼鏡中看萬物，所以把本來不動的萬象都看成動的了。也許我們所見萬象外，尚有如柏拉圖所謂理念世界；我們所見的在時空中之萬象，只是那理念世界所投射之影子，我們所謂本身動之萬象，只是理念之

影子本身動，那理念本身仍是不動的；如人坐着本不動，但如燈光移動，則影子亦會動起來。也許我們時空中的萬象，並非如柏拉圖所謂理念世界投射之影子，有一含衆多理念之世界為我們的現象世界所依之本體世界，但我們之現象世界有一唯一之本體，或那本體即是神，而那本體或神是一不動的動者，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也許我們現象界的本體並非神，但在我們現象界之外尚有一純粹神之世界，他們都是自性圓滿完成，常住不動。關於這些問題，從一方面說，現在是無法討論，因為我們是立在此時間空間系統的現象界的現實宇宙中。超現象界，超時空的境界，我們是不能直接接觸的。從經驗出發，我們是無從證實它們之存在與否的。經驗有它自己的範圍與限制，我們是承認的。聲音的週率在一秒鐘十六週以下，二萬週以上，我們不能聽得（普通平均為二十五至一萬二千週），光波長在三九〇〇埃（Angstrom）以下，七八〇〇埃以上，我們不能見到；我們只有憑五官去認識外面的物質世界。如果我們多一感官去認識外界，也許能於色、聲、香味、觸以外又發現其他外界的性質。我們憑以推測一切的心理能力，只有記憶、想像、推理等，如心理學家所研究。如果我們多一心理能力，也許對於宇宙又會發現多少奇奇怪怪的東西。我們有我們所知的範圍，知的範圍外便是不知的範圍。我們所不知的範圍，都可名之曰神的範圍。（借用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的話。）我們儘管可以逐漸擴大知的範圍，向不知的範圍探索；由於知之無窮的開闢，從數學上極限的意義說，可以窮盡一切不可知的範圍。換句話說，知的範圍日見其擴大，神的範圍即日見其縮小，神的範圍與其說是不可知的範圍，毋寧說是我們現在所

尚不知的範圍。而我們現在所尚不知的範圍，由於知之範圍的開闊，是可能有窮盡之一日的。

但是我們的知之開闊，在其任何段落都不能至其極限，所以孫中山先生說：「宇宙的範圍是知的範圍」。知在進展不已，宇宙的範圍在我們心中亦在進展不已。但我們對於神的範圍始終願意保留，始終承認不可知的境界之存在。所以所謂超現象界、超時空以外，是否有所謂不變不動之境界、本體、或神，我並不武斷的解決，我願將此問題保留，讓現在有興趣的人去誠敬探索，讓現在有特殊經驗的人及將來人類經驗拓展時再去證實。

從另一方面說，我們對於超現象界、超時空界之有無不變動之境界、本體、或神的問題，雖然願意保留，但是仍然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從當前的現實宇宙看，明見一切皆在變化之流中，所以我們還要說，如果真有所謂現實宇宙外之不變的境界、本體、或神，那便要問那境界、本體、或神究竟與我們之現實宇宙是否相關？如果那境界、本體、或神根本與我們的現實宇宙不相關，則我們無話可說，因為我們一切的討論都只能限於與我們在某一意義上有關的東西。但如果說那本體真就是我們現實宇宙現象世界的本體，神就是主宰我們的宇宙之神，那境界可為我們所經驗，那便仍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變而超乎變化的原理之外。因為所謂本體，既是我們現象世界的本體，則此本體便是變化的現象所依以自發之本體。如果此本體是不變的，我們便不解何以不變之本體會生出變化之現象，變化之現象會依於不變之本體？絕對不變者如何能生變？如果不變者並未生變，我們見其變是妄見，我們之妄見又自何而來？縱說妄見是妄，但我們有此「妄見，見一切皆變」這一回事，總是真的。

如我們之夢雖假，但有此夢則真。如何不變者會生出我們變之妄見，仍不可解。如前所說，我們不能想像宇宙有一時一切都不變而後來忽然變起來，我們的理由是不變之因不能生變之果，變不能自不變來。如果變不能自不變來，則變化的現象如何會自不變之本體來說？說宇宙有一時不變而後來忽然變，是純就現象上說。說宇宙現象變而本體不變，是就現象與本體說。然而這兩種說法都是說變自不變來，都是我們所無法理解的。因為當我們說不變者生出變時，即不變者已變，怎還能說其本身是真正的不變者？絕對不變者生變，直是一自相矛盾的話，我們是無法相信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說有絕對不變之本體。同樣，如果有主宰宇宙的神或上帝，其本身也不能是絕對不變者，而且實際上大多數的信神信上帝的宗教家，亦無不謂神或上帝參與世界的創造工作，與人共同擔負世界的苦難，明明白白地相信神或上帝要主宰一切事物的變化，那麼它既然要主宰，它又怎能不日新又日新的變化主宰的方式？就是宇宙間有一境界，圓明寂靜，使人證到時，感到如升入一常住不變之境界，我們也不能說那境界絕對不變。因為一境界被人證到時，是從「未被此人證到」而「被此人證到」，其被此人證到，是此境界所新增加之意義，此境界是重新在一人的心中顯現一次，此境界是新發揮一次作用。新發揮一次作用，便仍是變化了。說到此，便可知道從我們的立場說，是一切超時空界、超現象界之境界，本體、或神，只要你承認它們與我們有關係，便都是隸屬於變化之範疇，都可謂包